

我之节烈观^①

“世道浇漓，人心日下，国将不国”这一类话，本是中国历来的叹声。不过时代不同，则所谓“日下”的事情，也有迁变。从前指的是甲事，现在叹的或是乙事。除了“进呈御览”的东西不敢妄说外，其余的文章议论里，一向就带这口吻。因为如此叹息，不但针砭世人，还可以从“日下”之中，除去自己。所以君子固然相对慨叹，连杀人放火嫖妓骗钱以及一切鬼混的人，也都乘作恶余暇，摇着头说道：“他们人心日下了。”

世风人心这件事，不但鼓吹坏事，可以“日下”，即使未曾鼓吹，只是旁观，只是赏玩，只是叹息，也可以叫他“日下”。所以近一年来，居然也有几个不肯徒托空言的人，叹息一番之后，还要想法子来挽救。第一个是康有为，指手画脚的，说“虚君共和”才好。陈独秀便斥他不兴。其次是一班灵学派的人，不知何以起了

极古奥的思想 要请‘孟圣矣乎’的鬼来画策 陈百年钱玄同刘半农又道他胡说。

这几篇驳论 都是《新青年》里最可寒心的文章。时候已是二十世纪了；人类眼前 早已闪出曙光。假如《新青年》里 有一篇和别人辩地球方圆的文字 读者见了 怕一定要发怔。然而现今所辩，正和说地体不方相差无几。将时代和事实，对照起来，怎能不教人寒心而且害怕？

近来虚君共和是不提了 灵学似乎还在那里捣鬼 此时却又有一群人 不能满足 仍然摇头说道：“人心日下”了。于是又想出一种挽救的方法 他们叫作“表彰节烈”！

这类妙法 自从君政复古时代以来 上上下下 已经提倡多年；此刻不过是竖起旗帜的时候。文章议论里，也照例时常出现 都嚷道“表彰节烈” 要不说这件事 也不能将自己提拔 出于“人心日下”之中。

节烈这两个字 从前也算是男子的美德 所以有过“节士”，“烈士”的名称。然而现在的“表彰节烈”却是专指女子 并无男子在内。据时下道德家的意见，来定界说，大约节是丈夫死了，决不再嫁 也不私奔 丈夫死得愈早 家里愈穷 他便节得愈好。烈可是有两种：一种是无无论已嫁未嫁 只要丈夫死了 他也跟着自尽；一种是有强暴来污辱他的时候 设法自戕 或者抗拒被杀，都无不可。这也是死得愈惨愈苦，他便烈得愈好，倘若不及抵御 竟受了污辱 然后自戕 便免不了议论。万一幸而遇着宽厚的道德家，有时也可以略迹原情，许他一个烈字。可是文人学士 已经不甚愿意替他作传 就令勉强动笔 临了也不免加上几个“惜夫惜夫”了。

总而言之 女子死了丈夫 便守着 或者死掉 遇了强暴 便死掉 将这类人物 称赞一通 世道人心便好 中国便得救了。大

意只是如此。

康有为借重皇帝的虚名，灵学家全靠着鬼话。这表彰节烈，却是全权都在人民，大有渐进自力之意了。然而我仍有几个疑问，须得提出。还要据我的意见，给他解答。我又认定这节烈救世说，是多数国民的意思，主张的人，只是喉舌。虽然是他发声，却和四支五官神经内脏，都有关系。所以我这疑问和解答，便是提出于这群多数国民之前。

首先的疑问是，不节烈，中国称不守节作“失节”，不烈却并无成语，所以只能合称他“不节烈”的女子如何害了国家。照现在的情形，“国将不国”，自不消说，丧尽良心的事故，层出不穷；刀兵盗贼水旱饥荒，又接连而起。但此等现象，只是不讲新道德，新学问的缘故，行为思想，全钞旧帐，所以种种黑暗，竟和古代的乱世仿佛。况且政界军界学界商界等等里面，全是男人，并无不节烈的女子夹杂在内。也未必是有权力的男子，因为受了他们蛊惑，这才丧了良心，放手作恶。至于水旱饥荒，便是专拜龙神，迎大王，滥伐森林，不修水利的祸祟，没有新知识的结果，更与女子无关。只有刀兵盗贼，往往造出许多不节烈的妇女。但也是兵盗在先，不节烈在后，并非因为他们不节烈了，才将刀兵盗贼招来。

其次的疑问是，何以救世的责任，全在女子。照着旧派说起来，女子是“阴类”，是主内的，是男子的附属品。然则治世救国，正须责成阳类，全仗外子，偏劳主体。决不能将一个绝大题目，都搁在阴类肩上。倘依新说，则男女平等，义务略同。纵令该担责任，也只得分担。其余的一半男子，都该各尽义务。不特须除去强暴，还应发挥他自己的美德。不能专靠惩戒女子，便算尽了天职。

其次的疑问是，表彰之后，有何效果。据节烈为本，将所有

活着的女子 分类起来 大约不外三种：一种是已经守节 应该表彰的人(烈者非死不可 所以除出)；一种是不节烈的人；一种是尚未出嫁，或丈夫还在，又未遇见强暴，节烈与否未可知的人。第一种已经很好 正蒙表彰 不必说了。第二种已经不好 中国从来不许忏悔 女子做事一错 补过无及 只好任其羞杀 也不值得说了。最要紧的 只在第三种 现在一经感化 他们便都打定主意道：“倘若将来丈夫死了 决不再嫁 遇着强暴 赶紧自裁！”试问如此立意 与中国男子做主的世道人心 有何关系 这个缘故 已在上文说明。更有附带的疑问是 节烈的人 既经表彰 自是品格最高。但圣贤虽人人可学，此事却有所不能。假如第三种的人 虽然立志极高 万一丈夫长寿 天下太平 他便只好饮恨吞声 做一世次等的人物。

以上是单依旧日的常识，略加研究，便已发见了许多矛盾。若略带二十世纪气息，便又有两层：

一问节烈是否道德 道德这事 必须普遍 人人应做 人人能行 又于自他两利 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 不特除开男子 绝不相干 就是女子 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 当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贞操论》里 已经说过理由。不过贞是丈夫还在 节是男子已死的区别 道理却可类推。只有烈的一件事 尤为奇怪 还须略加研究。

照上文的节烈分类法看来，烈的第一种，其实也只是守节，不过生死不同。因为道德家分类，根据全在死活，所以归入烈类。性质全异的 便是第二种。这类人不过一个弱者(现在的情形 女子还是弱者)突然遇着男性的暴徒 父兄丈夫力不能救，左邻右舍也不帮忙 于是他就死了 或者竟受了辱 仍然死了 或者终于没有死。久而久之 父兄丈夫邻舍 夹着文人学士以及道德家 便渐渐聚集 既不羞自己怯弱无能 也不提暴徒如何惩办，

只是七口八嘴，议论他死了没有，受污没有，死了如何好，活着如何不好。于是造出了许多光荣的烈女，和许多被人口诛笔伐的不烈女。只要平心一想，便觉不像人间应有的事情，何况说是道德。

二问多妻主义的男子，有无表彰节烈的资格？替以前的道德家说话，一定是理应表彰。因为凡是男子，便有点与众不同，社会上只配有他的意思。一面又靠着阴阳内外的古典，在女子面前逞能。然而一到现在，人类的眼里，不免见到光明，晓得阴阳内外之说，荒谬绝伦，就令如此，也证不出阳比阴尊贵，外比内崇高的道理。况且社会国家，又非单是男子造成。所以只好相信真理，说是一律平等。既然平等，男女便都有一律应守的契约。男子决不能将自己不守的事，向女子特别要求。若是买卖欺骗贡献的婚姻，则要求生时的贞操，尚且毫无理由。何况多妻主义的男子，来表彰女子的节烈。

以上，疑问和解答都完了。理由如此支离，何以直到现今，居然还能存在，要对付这问题，须先看节烈这事，何以发生，何以通行，何以不生改革的缘故。

古代的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但大抵因为寡妇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无人敢娶，并非要他不事二夫。这样风俗，现在的蛮人社会里还有。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末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无什么裁制，便可知脱离了这宗习俗，为日已久。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出于真心，还是故意，现在却无从推测。其时也正是‘人心日下，国

将不国'的时候 全国士民 多不像样。或者'业儒'的人 想借女人守节的话 来鞭策男子 也不一定。但旁敲侧击 方法本嫌鬼祟 其意也太难分明 后来因此多了几个节妇 虽未可知 然而吏民将卒 却仍然无所感动。于是'开化最早 道德第一'的中国终于归了'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的什么'薛禅皇帝 完泽笃皇帝 曲律皇帝'了。此后皇帝换过了几家 守节思想倒反发达。皇帝要臣子尽忠 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到了清朝 儒者真是愈加利害。看见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道,“这是什么事 你竟不为尊者讳 这还了得!”假使这唐人还活着,一定要斥革功名,以正人心而端风俗”了。

国民将到被征服的地位 守节盛了 烈女也从此着重。因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 自己死了 不该嫁人 自己活着 自然更不许被夺。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 没有力量保护 没有勇气反抗了 只好别出心裁 鼓吹女人自杀。或者妻女极多的阔人 婢妾成行的富翁 乱离时候 照顾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 请别人都做烈女 变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 慢慢回来 称赞几句。好在男子再娶 又是天经地义 别讨女人 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双烈合传”;七姬墓志”甚而至于钱谦益的集中 也布满了“赵节妇”“钱烈女”的传记和歌颂。

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如此畸形道德,而且日见精密苛刻,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张的是男子,上当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无异言呢?原来'妇者服也'理应服事于人。教育固可不必 连开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体质一样 成了畸形。所以对于这畸形道德 实在无甚意见。就令有了异议,也没有发表的机会。做几首“闺中望月”“园里看花”的诗 尚且怕男子骂他怀春 何况竟敢破

坏这“天地间的正气”只有说部书上记载过几个女人因为境遇不愿守节。据做书的人说可是他再嫁以后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狱或者世人个个唾骂做了乞丐也竟求乞无门，终于惨苦不堪而死了！

如此情形女子便非“服也”不可。然而男子一面何以也不主张真理只是一味敷衍呢？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利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况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的影响不述而作最为犯忌。即使有人见到也不肯用性命来换真理。即如失节一事岂不知道必须男女两性才能实现。他却专责女性至于破人节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过去。男子究竟较女性难惹惩罚也比表彰为难。其间虽有几个男人实觉于心不安说些室女不应守志殉死的平和话可是社会不听再说下去便要不容与失节的女人一样看待。他便也只好变了“柔也”不再开口了。所以节烈这事，到现在不生变革。

（此时我应声明现在鼓吹节烈派的里面我颇有知道的人。敢说确有好人在内居心也好。可是救世的方法是不对要向西走了北了。但也不能因为他是好人，便竟能从正西直走到北。所以我又愿他回转身来。）

其次还有疑问：

节烈难么？答道，很难。男子都知道极难，所以要表彰他。社会的公意向来以为贞淫与否全在女性。男子虽然诱惑了女人却不负责任。譬如甲男引诱乙女乙女不允便是贞节死了便是烈甲男并无恶名社会可算淳古。倘若乙女允了便是失节甲男也无恶名可是世风被乙女败坏了别的事情也是

如此。所以历史上亡国败家的原因，每每归咎女子。糊糊涂涂的代担全体的罪恶，已经三千多年了。男子既然不负责任，又不能自己反省，自然放心诱惑，文人著作，反将他传为美谈。所以女子身旁，几乎布满了危险。除却他自己的父兄丈夫以外，便都带点诱惑的鬼气。所以我说很难。

节烈苦么？答道，很苦。男子都知道很苦，所以要表彰他。凡人都想活，烈是必死，不必说了。节妇还要活着。精神上的惨苦，也姑且弗论。单是生活一层，已是大宗的痛楚。假使女子生计已能独立，社会也知道互助，一人还可勉强生存。不幸中国情形，却正相反。所以有钱尚可，贫人便只能饿死。直到饿死以后，间或得了旌表，还要写入志书。所以各府各县志书传记类的末尾，也总有几卷“烈女”。一行一人，或是一行两人，赵钱孙李，可是从来无人翻读。就是一生崇拜节烈的道德大家，若问他贵县志书里烈女们的前十名是谁？也怕不能说出。其实他是生前死后，竟与社会漠不相关的。所以我说很苦。

照这样说，不节烈便不苦么？答道，也很苦。社会公意，不节烈的女人，既然是下品，他在这社会里，是容不住的。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不过他死后，间有一回表彰，写入志书。不节烈的人，便生前也要受随便什么人的唾骂，无主名的虐待。所以我说也很苦。

女子自己愿意节烈么？答道，不愿。人类总有一种理想，一种希望。虽然高下不同，必须有个意义。自他两利固好，至少也得有益本身。节烈很难很苦，既不利人，又不利己。说是本人愿意，实在不合人情。所以假如遇着少年女人，诚心祝赞他将来节烈，一定发怒，或者还要受他父兄丈夫的尊拳。然而仍旧牢不可

破 便是被这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着。可是无论何人 都怕这节烈。怕他竟钉到自己和亲骨肉的身上。所以我说不愿。

我依据以上的事实和理由 要断定节烈这事是 极难 极苦，不愿身受 然而不利自他 无益社会国家 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

临了还有一层疑问：

节烈这事，现代既然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节烈的女人，岂非白苦一番么？

可以答他说 还有哀悼的价值。他们是可怜人 不幸上了历史和数目的无意识的圈套，做了无主名的牺牲。可以开一个追悼大会。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 还要发愿 要自己和别人 都纯洁聪明勇猛向上。要除去虚伪的脸谱。要除去世上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追悼了过去的人 还要发愿 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

我们还要发愿：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一九一八年七月。

随感录二十五^①

我一直从前曾见严又陵在一本什么书上发过议论，书名和原文都忘记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 看见许多孩子 辘转于车轮马足之间 很怕把他们碰死了 又想起他们将来怎样得了 很是害怕。”其实别的地方 也都如此 不过车马多少不同罢了。现在到了北京 这情形还未改变 我也时时发起这样的忧虑；一面又佩服严又陵究竟是‘做’过赫胥黎《天演论》的 的确与众不同：是一个十九世纪末年中国感觉锐敏的人。

穷人的孩子蓬头垢面的在街上转，阔人的孩子妖形妖势娇声娇气的在家里转。转得大了 都昏天黑地的在社会上转 同他们的父亲一样 或者还不如。

所以看十来岁的孩子 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 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八年九月十五日北京《新青年》第五卷第三号，署名唐俟

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

中国的孩子 只要生 不管他好不好 只要多 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 不负教他的责任。虽然“人口众多”这一句话 很可以闭了眼睛自负 然而这许多人口 便只在尘土中辗转 小的时候 不把他当人 大了以后 也做不了人。

中国娶妻早是福气 儿子多也是福气。所有小孩 只是他父母福气的材料 并非将来的“人”的萌芽 所以随便辗转 没人管他 因为无论如何 数目和材料的资格 总还存在。即使偶尔送进学堂 然而社会和家庭的习惯 尊长和伴侣的脾气 却多与教育反背 仍然使他与新时代不合。大了以后 幸而生存 也不过“仍旧贯如之何”照例是制造孩子的家伙 不是“人”的父亲 他生了孩子 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奥国人华宁该尔 (Otto Weininger) 曾把女人分成两大类：一是“母妇”，一是“媚妇”。照这分法 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两类了。但这父男一类 却又可以分成两种 其一是孩子之父 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种只会生 不会教，还带点嫖男的气息。第二种是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一个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开师范学堂的时候，有一位老先生听了，很为诧异 便发愤说：“师何以还须受教 如此看来 还该有父范学堂了！”这位老先生 便以为父的资格 只要能生。能生这件事 自然便会 何须受教呢。却不知中国现在 正须父范学堂 这位先生便须编入初等第一年级。

因为我们中国所多的是孩子之父 所以以后是只要“人”之父！

随感录四十一^①

从一封匿名信里看见一句话，是“数麻石片”（原注江苏方言）大约是没有本领便不必提倡改革，不如去数石片的好的意思。因此又记起了本志通信栏内所载四川方言的“洗煤炭”。想来别省方言中，相类的话还多，守着这专劝人自暴自弃的格言的人，也怕并不少。

凡中国人说一句话，做一件事，倘与传来的积习有若干抵触，须一个斤斗便告成功，才有立足的处所，而且被恭维得烙铁一般热。否则免不了标新立异的罪名，不许说话，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为天地所不容。这一种人，从前本可以夷到九族，连累邻居；现在却不过是几封匿名信罢了。但意志略略薄弱的人，便不免因此萎缩，不知不觉的也入了“数麻石片”党。

所以现在的中国，社会上毫无改革，学术上没有发明，美术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一九年一月十五日《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署名唐俟。

上也没有创作 至于多人继续的研究 前仆后继的探险 那更不必提了。国人的事业 大抵是专谋时式的成功的经营 以及对于一切的冷笑

但冷笑的人 虽然反对改革 却又未必有保守的能力 即如文字一面 白话固然看不上眼 古文也不甚提得起笔。照他的学说 本该去“数麻石片”了 他却又不然 只是莫名其妙的冷笑。

中国的人，大抵在如此空气里成功，在如此空气里萎缩腐败 以至老死。

我想，人猿同源的学说，大约可以毫无疑问了。但我不懂，何以从前的古猴子 不都努力变人 却到现在还留着子孙 变把戏给人看。还是那时竟没有一匹想站起来学说人话呢？还是虽然有了几匹 却终被猴子社会攻击他标新立异 都咬死了 所以终于不能进化呢？

尼采式的超人 虽然太觉渺茫 但就世界现有人种的事实看来，却可以确信将来总有尤为高尚尤近圆满的人类出现。到那时候 类人猿上面 怕要添出“类猿人”这一个名词。

所以我时常害怕，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 发一分光 就令萤火一般 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 不必等候炬火。

此后如竟没有炬火 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 出了太阳 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 不但毫无不平 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 因为他照了人类 连我都在内。

我又愿中国青年都只是向上走，不必理会这冷笑和暗箭。
尼采说：

“真的 人是一个浊流。应该是海了 能容这浊流使他干净。

“咄 我教你们超人 这便是海 在他这里 能容下你们的大

侮蔑。(“札拉图如是说”的《序言》第三节)

纵令不过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几粒石子，任他们暗地里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这还算不到“大侮蔑”——因为大侮蔑也须有胆力。

随感录五十七 现在的屠杀者^①

高雅的人说，“白话鄙俚浅陋 不值识者一晒之者也。”

中国不识字的人 单会讲话；“鄙俚浅陋”不必说了。“因为自己不通 所以提倡白话 以自文其陋”如我辈的人 正是“鄙俚浅陋”也不在话下了。最可叹的是几位雅人 也还不能如《镜花缘》里说的君子国的酒保一般 满口“酒要一壶乎 两壶乎 菜要一碟乎 两碟乎”的终日高雅 却只能在呻吟古文时 显出高古品格；一到讲话 便依然是“鄙俚浅陋”的白话了。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 竟至总共“不值一晒”真是可怜煞人。

做了人类想成仙 生在地上要上天 明明是现代人 吸着现在的空气 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 僵死的语言 侮蔑尽现在 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杀了“现在”，也便杀了“将来”。——将来是子孙的时代。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①

我作这一篇文的本意，其实是想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又因为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所以尤想对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发表一点意见。总而言之，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但何以大模大样，用了这九个字的题目呢？这有两个理由：

第一，中国的“圣人之徒”最恨人动摇他的两样东西。一样不必说，也与我辈绝不相干；一样便是他的伦常。我辈却不免偶然发几句议论，所以株连牵扯，很得了许多“铲伦常”“禽兽行”之类的恶名。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但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我知道我辈和

① 本篇最初发表于 1919 年 1 月《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六号，署名唐俟。

读者 若不是现任之父 也一定是候补之父 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 所差只在一个时间。为想省却许多麻烦起见 我们便该无须客气 尽可先行占住了上风 摆出父亲的尊严 谈谈我们和我们子女的事 不但将来着手实行 可以减少困难 在中国也顺理成章 免得‘圣人’听了害怕 总算是一举两得之至的事了。所以说“我们怎样做父亲”。

第二 对于家庭问题 我在《新青年》的《随感录》(二五 四十四 四九)中 曾经略略说及 总括大意 便只是从我们起 解放了后来的人。论到解放子女 本是极平常的事 当然不必有什么讨论。但中国的老年 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 决定悟不过来。譬如早晨听到乌鸦叫 少年毫不介意 迷信的老人 却总须颓唐半天。虽然很可怜 然而也无法可救。没有法 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 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此后幸福的度日 合理的做人。

还有 我曾经说 自己并非创作者 便在上海报纸的《新教训》里 挨了一顿骂。但我辈评论事情 总须先评论了自己 不要冒充 才能像一篇说话 对得起自己和别人。我自己知道 不特并非创作者 并且也不是真理的发觉者。凡有所说所写 只是就平日见闻的事理里面 取了一点心以为然的道理 至于终极究竟的事 却不能知。便是对于数年以后的学说的进步和变迁 也说不出会到如何地步,单相信比现在总该还有进步还有变迁罢了。所以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我现在心以为然的道理,极其简单。便是依据生物界的现象,一 要保存生命;二 要延续这生命;三 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生物都这样做 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生命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高下,现在可以不论。单照常识